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畫彙考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欽定四庫全書

書畫彙考卷十一

刑部左侍郎卞永譽撰

書十一

宋

黃庭堅

黃文節公書曹植詩帖

行書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歡

愛

闕

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和瑟琴行年

將晚

闕

佳人懷異心思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沈出門當

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歎  
息淚下沾羅襟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爲同池魚  
今爲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棄置委天命悠  
悠安可任

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恪  
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  
今摧頽曠若參與商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  
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有反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  
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  
淚下如垂露發篋造裳衣裁縫紈與素 右曹子建之  
作紹聖四年山谷道人黃庭堅書

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山谷此卷

蓋有得於此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游書

外錄

書畫舫云山谷謫黔州時嘗自書陳思王種葛篇  
浮萍篇與東坡在儋州書九辯同意

又云文徵仲藏黃魯直行書曹子建詩二首用澄  
心堂紙李廷珪墨爲之精采煥發結構動人真是  
綿中裹鐵每于拙處見奇今錄其詞并跋以示後  
人篇內義字筆誤旁用小非字印而不爲竄正足

見吾公一意書法畧不役志於校讐間也嗚呼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觀公茲卷益信

黃山谷書懶殘和尚歌

草書原文不錄

外錄

書畫舫云嚴氏藏黃山谷草書懶殘和尚歌筆法妙入神紙墨完好真尤物也凡書畫以紙白板新爲貴破損昏暗者次之後世輕薄之徒銳意臨摹以茅屋溜汁染變紙素加以辱勞使類久寫此但

可欺俗士具目者殆弗取也

黃文節公書漢人得道陰長生詩三篇

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蒼霄乘飛駕浮青要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遨戲僊都顧閔羣愚年命之逝如彼波流淹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余之聖師體道之真昇騰變化松喬爲隣惟余同學一十



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放五經辟世自  
匿今廿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  
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  
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

黃白已成貨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  
必歸賢勤加精研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時來勿爲  
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  
千

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千億役使鬼神玉  
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  
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余同年許  
少張以爲真漢人文章也以余考之信然因試生筆偶  
得佳紙爲鈔此詩以與王瀘州補之之季子觀陰君所  
學守屍法耳猶須擇師勤苦如是乃能得之何況千載  
之後尚友古人求知道德之主宰者乎紹聖四年四月  
丙午黔中禪月樓中書

陰長生此詩非山谷書之幾沒于世然此卷卒爲  
世所重者豈以其詩哉抑之刑曹好藏古法帖能  
識其妙此又其先博士公時已藏又其家之故物  
云延陵吳寬識

黃涪翁書法語卷

行書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  
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何用算兀然無一事何曾有  
人喚向外覓工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逢飯但知

喫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受福田。  
饑來一鉢飯。困來展脚眠。愚人以爲笑。智者謂之然。非  
愚亦非智。不是玄中玄。要去如是去。要住如是住。身披  
一破衲。脚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  
衆生。無過且自度。莫漫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  
臺。何曾受薰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刮石可動搖。  
个中無改變。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个中  
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出。乞飯從

頭埭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  
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  
細極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  
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常秋山雲當幕夜月爲鉤臥藤  
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  
憂水月無形我常丁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  
坐春來草自青 元符三年七月涪翁自戎州溯流上  
青衣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莊養正置酒弄芳閣荷衣

未盡蓮實可登投壺奕棋燒燭夜歸 此字可令張法  
亨刻之

山谷行書當三錢大計五百五十餘字皆禪翁淡  
慮任真翛然自得之語書法清適超朗知其胸不  
挂一塵也後擘窠大書一段又大判一行山谷書  
只是沈著痛快平生以饑鷹渴驥自命所以剝去  
蘇米姿媚而獨全神骨此卷又其合作也日華

外錄

珊瑚網云魯直所書法語大如薝蔔華後年月字  
至末每行一字字幾竝頭齒齒在宋白楮上楮高  
尺餘長二丈絕無接縫想公欲畢此紙故大揮足  
之耶時崇禎壬申冬盛友念脩欲余嘉定盆樹姑  
以此卷相易成林獨樹入畫者約百本盆俱北定  
均州龍泉青東磁宣德填白嘉靖回青不一石俱  
靈壁將樂英崑種種愚父子得之於練川陳情甫  
輩供玩數十年矣今擬北游恐培灌失課如天啟

丁卯之變致枯悴不少遂割愛易去亦喜日夕對山谷老人墨彩也乃余居蓮濱遂鈎其蓮登二字以名草堂又取弄芳閣用顏小眺處若世事悠悠至更復何憂一段昔年郁伯承嘗勒石今竹懶翁假閱著語然未題卷意將面商之耳奈未幾受貧累復質好事家可勝惋惜因憶癸亥秋寓金臺過吳蹇叔齋頭得觀山谷楷書蓮經爲吳文端公所藏董玄宰宗伯跋之有云兄事蘇而弟蓄米真不



啻解衣獲珠開花見佛如桃源漁父一見不再見  
何如法語久伴琴樽更開松扉竹檻中眉目也復

何恨

黃山谷書釋典卷

草書原文不錄

款書

元祐九年四月戊申書贈高城蔣叔震山谷道人

此數字  
本色書

余在翰林時暇日同曼碩揭公過看雲堂吳大宗  
師以古銅鴨焚香嘗新杏因出示黃太史真蹟適

松雪趙公亦至謂山谷公得張長史圓勁飛動之意今觀此卷信不誣矣余以老病空山安得同諸公同一賞玩耶臨風執筆益重懷賢之思云青城山樵者虞集謹識

右山谷黃文節公書楞嚴經真蹟一卷潛心蘭亭進以鍾張鋒芒圓勁猶神龍之自試韻度飄逸如天馬不可羈黃公行高天下於一藝亦造古法觀斯遺墨從可概見宗元得而敬愛之不啻已出其

風裁之峻整又可知矣展玩數四為之嘆服洪武

丙辰立秋金華宋濂書于玉堂之署

徐霖子仁據山谷與蔣叔

震帖中語云是清公頌願詆宋太史之失無所考未知然否

凡事至於入神之境則自不可多有蓋其發之亦  
自不易非一時精神超然格度之外者不爾也山  
谷書如此卷則真所謂神品矣捕龍蛇搏虎豹乘  
風霆而上下太清誰得而襲其蹤跡也汪宗道居  
留都繁麗之下博雅好古收蓄唐宋遺墨甚富此

其尤祕重者間出相示賞歎彌日輒記歲月如此  
弘治癸亥秋九月既望蘇人祝允明書

山谷真跡流世者余及見凡三種在李氏王氏華  
氏皆大草筆勢牽連不絕人謂皆紹聖以後之筆  
蓋公嘗因錢穆父謂未見自序帖心有所未平紹  
聖二年謫黔獲見之遂深契藏真之法而自入神  
矣此元祐九年四月戊申書者當是穆父初言時  
也山谷人品高詣集諸家之成若虞道園宋潛溪

謂其造鍾王及張長史之域而未及藏真者亦見  
諸先醒不徒言也道園跋漫言此卷未指其所書  
何段文字潛溪雖云楞嚴經而子仁辨之謂乃清  
公頌據山谷與叔震手劄云寄送清公頌頗見志  
願不忘般若中也以頗見二字似美叔震之意疑  
乎清公頌叔震所作者後云手抄去觀音贊論所  
抄當出其手書尚未知果否宗道好古之士宜更  
覈之可矣後學長洲沈周

外錄

元汴云余晚生多幸平生獲觀涪翁真蹟巨卷不下數種如正書發願文精妙入神字大於杯又大書發願文文字不同書於匹紙上字幾盈尺草諸上座乃書法三昧也又草書太白秋浦歌十五篇於粉箋上又草書杜少陵秦州雜詩又正書伏波將軍廟詩真得英雄矍鑠之氣以上皆書于紙上唯此乃絹書高二尺許字及百行有奇凡千餘言

文多不錄妙備諸題中也此卷今歸我天籟閣

黃文節公三帖合卷

小真行  
書紙本

坐禪箴 杭州五雲志逢禪師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身心疲涉境非靜不涉不拘真  
光孤迴六門齊應萬行同如嗟爾初機未達玄微處沈  
隨棹能所支離不有權巧胡為對治驅策仰按均調惛  
亂息慮忘緣乍同死漢隨宜合開靡專壁觀馳想頗多  
安那鉢那沿流劍閣無滯木鷲如火得水如病得醫病

瘳醫罷火滅水傾一念清淨體寂常靈是靈是寂非靈  
非寂是非迭生犯過無極前滅後興還如步走患乎不  
知知則無咎日猶背夜鏡不照後此則不然圓明通透  
照而不緣寂而誰守萬象森羅太虛閃電摧壞魔宮衝  
倒佛殿跛者得履瞽者發見法界塵寰齊輪頓現曠蕩  
郊廛或坐或眠既明方便乃號金僊吾雖強說爰得聖  
言聖言何也要假重宣不動不禪是無生禪又云若學  
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為定故知歷



代祖唯傳此一心祖光既遠大吾子幸堪任聊述無言  
旨乃曰坐禪箴 志逢餘杭人通貫三學嘗夢補彌勒  
處師子月佛者也得法於紹國師開寶初老于五雲山  
華嚴道場庭堅

謝趙王賜酒 庾信

梁王脩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源  
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上傳命定是賜中樽  
野爐然樹葉山栢奉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  
未知稻

梁鴈何時報君恩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在周為  
開府義城公與滕趙諸王周旋款至如布衣交趙王招  
字亶盧突好屬文學庾信楊堅輔政將遷周鼎招密圖  
之要堅至第飲於寢室後院伏壯士屢以佩刀割瓜啖  
堅元胃覺變附耳語因辭出庭堅

慈竹詩

門中何物靈有竹慈為名一叢潤數步森森數十莖長  
莖覆短莖枝葉不崢嶸去年筍已長今年筍又生高低

相倚向渾如長幼情孝子侍父立順孫隨祖行居然抱  
慈孝根抵信天成吾聞唐之人孝行常欣欣鄆州張公  
藝九代同一門大帝聞其名衡茅降至尊馮宿卅歲時  
隨父廬祖墳父子相隨孝靈芝特地春北海呂元簡四  
世同家主以至牛馬羊異母皆相乳虞鄉董公直鞠養  
諸孤遺鸛鵒與鷓鴣同巢而共枝孝行動天壤鳥獸皆  
隨時又聞猯獫獸死不相棄離蝮蝮與蛟魚子母長相  
隨獸面而人心此獸信有之獸心而人面其人誠可悲

李鈞為侍御棄母在

闕

州母因殍餓死世

闕

何悠悠光

祿李

闕

者亦是斯人流有母不侍養異居經十秋唐家

法網寬貸死流遐陬崔湜為侍郎天子賜瓜香携歸與

愛妾老母不得嘗一旦惡貫盈殺之於路傍越公鍾紹

京至孝何殊常小時得瓜果先解進高堂長大遇玄宗

一夕登巖廊孝者名長新逆者汚人倫人既不如竹乃

是一埃塵夫為人子者莫若事尊親夫為人父者莫若

訓兒孫積善與仁孝可以立於身我願移此竹栽於率

土濱使彼行人見皆為慈孝人樵童見此竹且莫伐為薪

黃山谷書范滂傳

大書原文不錄

外錄

程史云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徑庭意蓋以悼黨錮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寘巾篋縉紳題跋如牛腰馬既乃躬蹈其禍可謂奇識

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訖  
堂

山谷遺事云黃庭堅謫宜州時黨禁頗嚴通判余  
若著為之經理館舍謂公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  
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滂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  
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是年山谷云亡

又云黃太史晚謫宜州自崇寧四年歲旦凡風雨  
寒暑親舊往復以至日用飲食之類皆繫日書之

名曰乙酉家乘八月晦至九月則易簪矣意長日  
月短悲夫

魯直綠菜贊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藟蛙蟻之衣采  
采盈掬吉蠲既澤不溷汚礫芼以辛鹹宜酒宜餼在吳  
則紫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旨  
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按此贊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

名琰字炎玉髻卅資穎嗜學穎繁綫續一不介意  
善屬文雅安張閭少卿出守眉陽聞其才賢納為  
冢嗣子履之婦炎玉日游心於編簡翰墨平生遊  
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酒酬唱格調閒雅久  
而盈篋手自叙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室於山  
谷老人為姑輩子履實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  
為信山谷珍其品以贊謝之褒其為古女校書云  
紹興甲戌秋徐宏中跋



黃太史書李太白憶舊遊詩蹟草

玩物喪志君子不取也余幼而失學粗喜寫字雖  
未知行草之妙亦嘗留心知蘇東坡黃山谷米元  
章數家翰墨甚酷愛見每以真偽僅能別之余守  
長樂郡客有董君詳者手攜草書一幅自云沈埋  
塵中人鮮能辨今求教而就贈君余拂拭展玩驚  
喜歎異謂君詳曰此山谷真蹟也居無何閩士李  
明父來訪出而示之明父隨曰李太白詩也前猶

有文惜乎斷簡耳及觀全帙乃知憶舊遊寄譙郡  
元參軍之作考其遺落凡八十字噫雖豫章之筆  
無以復加然謫仙之詩不可不補故足而記之深  
有望於珠還劍合之時他日果如吾言豈不為盛  
事也哉其辭曰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  
造酒樓黃金白壁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  
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回山轉海不作難  
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

苦思不忍別還相隨

接下

迢迢訪仙城元貞乙未烈

子野人張鐸書于三山英達坊之為已堂

山谷書法晚年大得藏真三昧此筆力恍惚出神

入鬼謂之草聖宜焉嘗記元祐中子瞻蘇公穆父

錢公同觀公揮翰作草於寶梵僧舍子瞻賞歎再

四穆父從傍曰君見自序真蹟當更有得公一時

心有所未平紹聖謫黔中始見石揚休自叙帖縱

觀不已頓覺超異乃服穆父之言也觀此信是紹

聖後所書者幾與藏真合作但篇後有闕文當時  
藏真自叙有二本一為石揚休所蓄是矣一蓄蘇  
舜欽所蘇本前亦有所遺後世以為惋惜今此卷  
之不全殆天亦欲冥契之也尚古宜寶藏之正德  
改元清明日長洲沈周跋

雙井之學大抵韻勝文章詩樂書畫皆然姑論其  
書積功固深所得固別要之得晉人之韻故雖形  
貌若縣而神爽冥會歟此卷馳驟藏真殆有奪胎

之妙非有若據孔子之貌也其故乃是與素同得  
晉韻然耳今之師素者大率鹵莽求諸其外動至  
狂妄又是優孟為叔敖抵掌變幻眩亂人鬼只能  
惑楚豎子耳亦獨何哉卷蹟英氣橫發於其本書  
故是平生神品尚古光祿先生藏護過於至寶噫  
老谷不死之神在華氏矣吳郡祝允明跋

外錄

珊瑚網云右一卷與蔣叔震書所謂清公頌同一

筆意真紹聖後神化之書

山谷贈元師詩冊

大書

元師自榮州來追送余於瀘之江安綿水驛因復用舊所賦此君軒詩贈之并簡元師從弟周彥公庭堅

歲行辛巳建中年諸公起廢自林泉王師側聞陛下聖抱琴欲奏南風絃孤臣蒙恩已三命望堯如日開金鏡但憂衰疾不敢前眼見黑花耳聞磬豈如道人山繞門開軒友此歲寒君能來作詩賞勁節家有曉事揚子雲

籜龍森森新間舊父翁老蒼孫子秀但知戰勝得道肥  
莫問無肉令人瘦是師胸中抱明月醉翁不死起自說  
竹影生涼到屋椽此聲可聽不可傳建中靖國元年正  
月辛未江安水次偶住亭書

山谷與趙景道札并絕句八首卷

楷書

昌州使君景道宗秀也往余與公壽景珍遊時景道方  
為兒童嬉戲今頎然在朝班思公壽景珍不得見每見  
景道尚有典刑宣州院諸公多學余書景道尤喜余筆

墨故書此三幅遺之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余書不足學學者輒筆悞無勁氣今廼舍子瞻而學余未為能擇術也適在慧林為人書一文字試筆墨故遣此不別作記庭堅頓首景道十七使君五月七日

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為鱸魚去收取聲名四十年

甌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剖蚌登王室



不若行沙弄夕霏 右奉呈外舅孫莘老

小點大癡螳捕蟬有餘不足藥憐蛇退食歸來北窓夢  
一江春月趁魚舡

桃李無言一弄風黃麗唯見綠匆匆人言九事八為律  
倘有江船吾欲東 右歸自門下後省臥酺池寺書堂  
映日低風整復斜綠玉眉心黃袖遮大梁城裏雖罕見  
心知不是牛家花

九疑山中萼綠華紫雲承鞮到羊家真筌蟲蝕詩句斷

猶托餘情開此花

仙衣辟積駕黃鵠草木無光一笑開人間風日不可耐  
故待成陰葉下來

湯沐冰肌照春色海牛押簾風不開直言紅塵無路入  
猶傍蜂須蝶翅來 右和王仲至少監詠桃花四首用  
其韻

革頃與德麟遊頗聞元祐諸公言行之緒餘及茲  
竭來臨漳路鈴趙昌叔相與款厚因出示山谷道

人與其先丹陽君往來書帖及詩詞想見前修風  
流餘韻而貴公子樂善喜文之高致也丹陽君德  
麟之兄而昌叔德麟猶子也然則好事喜賓客蓋  
有家範云溫草叔皮父

光風轉蕙汎崇蘭此此山谷先生小楷氣象石湖  
居士題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珠為簾箔玳瑁壓之  
東坡辭云銀蒜押簾此山谷改壓簾作押簾之自

來也溫叔皮字畫亦蒼老嘗為尚書郎著瑣碎錄  
醕池寺書堂詩云人言九事八為律立儒讀主父  
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併識卷後建亥立儒書

谿翁續得山谷題前定錄等八詩小點大癡螳捕  
蟬二篇居其中遺趙景道者小字送李伯牖者大  
字予兼而有之於好古博雅不曰徒費光陰矣寶  
祐甲寅中秋日書

山谷老人與趙景道帖并絕句詩八首今藏海虞  
錢工部士弘家前有賈丞相似道悅生印及封字  
印蓋宋末嘗入其家悅生乃其堂名聞之昔人似  
道藏法書名畫甚富妙品輒用二印識之後宋人  
三跋中有石湖居士者予鄉先生范文穆公至能  
也正德庚午春三月前進士吳門都穆

卷中有宋元官印三前一為提領措置會子庫印  
後二為福建提舉司之印恐知之者或寡故附著

之穆

黃文節公書秋浦歌并題

草書原  
文不錄

紹聖三年五月乙未新開小軒聞幽鳥相語殊樂戲作  
草遂書徹李白秋浦歌十五篇時小雨清潤十三日所  
移竹及田野中人致洪蕉三十本各已蘇息唯自籬外  
移橙一株著籬裏似無生意蓋十三日竹醉而使橙亦  
醉失其性矣知命自黔江得一畫眉云頗能作杜鵑語  
故攜來然置之摩圍閣中時時作百蟲聲獨不復作杜

鵲語而客談此鳥云此豈羊公鶴之苗裔耶余少頗草  
書人多好之惟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  
自觀之誠如錢公語遂改度稍去俗氣既而人多不好  
老來漸嬾慢無復堪事人或以舊時意來乞作草語之  
以今已不成書輒不聽信則為畫滿紙雖不復入俗亦  
不成書使錢公見之亦不知所以名之矣摩圍閣老人  
題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

書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子尚安所云張安國跋

書史會要以張安國為歷陽人若張于湖名孝祥字安國也

豫章先生襟宇洞達意趣豪逸超然埃壚之表其



書之妙當以九方臯相馬法觀之楊士竒敬題

嘗見楊東山跋王盧溪遺墨引山谷家書云摩圍閣在黔州南寺閣正對摩圍峰蜀人呼天為圍屋極寬潔瀟灑冬溫夏涼風物似江西大抵先賢君子直道而行雖處憂患無所悔尤胸次明淨無往不適也士竒又題

書法之變至宋極矣然君謨尚有晉唐餘意蘇黃及米始大變也學者必求之忠惠之上其庶幾乎

士奇三題

涪翁書太白詩十五首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  
眞蹟此不知書故也翁嘗自評元祐間草書筆意  
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漿乃悟筆法  
又云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晚年  
之作因與少時異矣安得復以故我求之其間或  
因筆勢猛氣逸出常度然不害其神駿也鰲題  
觀公自叙因錢穆父子言而改度漸被舊習且云

摩圍老人固知為晚年筆矣鑒又題

涪翁題元上人此君軒詩答王周彥卷

此道沈霾多歷年喜君占斗斲龍泉我學淵明貧至骨  
君豈有意師無絃瀟灑豈非侯爵命道人胸中有水鏡  
霜鐘堂下月明前枝枝雪壓如懸磬敝帚不掃舍人門  
如願不謁青鴻君來聽道人寫風竹手弄霜鐘看白雲  
平生竊聞公子舊今年誰舉賈生秀未知東帛何當來  
但有一邛相倚瘦欲截老龍吟夜月無人處共江山說

中郎解賞柯亭椽玉局歸時君為傳建中靖國元年三

月辛未鍾陵黃庭堅魯直奉答周彥

有元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楊載跋失

錄

外錄

珊瑚網云山谷嘗用澄心堂紙惟此卷用粉牋及  
李廷珪墨而筆法妙絕氣韻飛動謂之三絕

山谷書水仙花詩

凌波仙子生塵襪波上盈盈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

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樊是弟梅是兄  
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黃山谷三言詩帖

寄岳雲安九夏無閒緣實蕭灑碧溪頭古松下臥槃陀  
晝復夜八德水清且美盪精神浸牙齒亂雲根衆峰  
裏相與斟隨器爾

此帖與漢嘉安樂園題名絕相類豈亦謫僊時所  
書耶淳熙癸卯二月二十三日甫里陸游識

退之出牧向潮州霽色衡山碧欲流魯直宜州遷  
謫去嶽雲九夏滿空浮美哉湘水獨清深洗濯遷  
人執熱襟峰裏雲根不同量解言隨器與渠斟酌  
直題來務觀題便云字與漢嘉齊不知樊道經行  
路不涉祝融峰子西永康胡長孺題皇慶元年龍  
集壬子四月丙子書於虎林

山谷王長者墓誌銘稿

行書紙本橫  
卷墓誌不錄

銘曰以義力其窮以智謝其豐以理考其終以文款其

封

山谷書宋故瀘南詩老史翊正墓誌銘稿

行書翊正名扶墓誌

不錄

銘曰人皆汲汲仰掇俯拾商祿計級脅肩求入君獨徐  
徐書耕筆鋤我躬則臞我心則腴緼袍後禿藜藿不肉  
哦詩滿屋金草飽竹瀘川洋洋從枯其岡勒銘詔藏尚  
其嗣昌

黃文節公手簡二通

小行草紙本橫卷

糟薑銀杏帖

庭堅頓首承惠糟薑銀杏極感遠意雍酥二斤青州棗  
一部漫將懷向之勤輕瀆不罪庭堅頓首

天民知命帖

天民知命大主簿霜寒想八嫂安裕九妳四妳大新婦  
普姐師哥四娘五娘六郎四十明兒九娘十娘張九咩

兒

原蹟咩  
兒旁注

韓十小韓冒兒湖兒井兒各安樂過江來甚

思汝等寂寞且耐煩不須憂路上路上甚安穩但所經



州郡多故舊須為酒食留連耳家中上下凡事切宜和順三人輪管家事勿廢規矩三學生不要令推病在家依時節送飯及取歸書院常整齷文字勿借出也知命且掉下發藥草讀書看經求清淨之樂為上大主簿讀漢書必有功矣十月十四日押報 諸妳子以下各小心照管孩兒門莫作炒切切

余在武昌時得此黃太史帖伏而玩之至再三不忍去余見其冲澹悠深出入平易近代書者其可

及哉然公之風不大聲色嚴重崇高隱然太山巖  
巖之勢又豈翰墨之所不精者乎俞貞木題

草書  
紙本

涪翁與立之手簡

庭堅頓首辱教審侍奉萬福為慰承讀書綠陰頗得閒  
樂甚善善欲為素兒錄數十篇妙曲作樂尚未就爾所  
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若欲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適  
有賓客奉答草率庭堅頓首立之承奉足下

此帖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

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  
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  
共小巢龍鶴菜飴掃石置風鑪煮蒙頂紫茁然後  
出此卷共讀乃稱爾陸游

涪翁雜錄冊

舊名山谷志  
林原文不錄

右雜錄一冊相傳黃文節公魯直書舊有簽題曰  
山谷志林昔蘇文忠公有東坡志林蓋雜志其平  
時所聞見與凡對客談笑之語此冊則雜抄說苑

世說中語初無倫叙豈有會於心而書耶抑自記  
以備忘耶嘗見東坡亦有雜書古人格言亦無倫  
次題其後者謂將以為詩文之用豈非其類耶然  
不可考矣文節公晚歲沈著高古此其少年之筆  
故微有不同耳殷君良貴特以相示輒題其後嘉  
靖辛丑十月六日文徵明識

黃魯直書諸上座帖

草書原  
丈不錄

外錄

書畫舫云黃魯直諸上座帖草書師懷素頗逼真  
即嚴氏書畫記所載也舊藏李范庵家按寓意編  
云李少卿嘗為郎中奉使湖湘道過江西於石亭  
寺僧處得山谷草書一卷後有谷真字跋尾而紙  
墨如新平生閱黃書頗多此其最矣

山谷自贊併序

余往歲登山臨水未嘗不諷詠王摩詰輞川別業之篇  
想見其人如與並世故元豐間作能詩王右轄之句以

嘉素寫寄舒城李伯時求作右丞像此時與伯時未相識而伯時所作摩詰偶似不肖但多髯爾今觀秦少章所蓄畫象甚類而瘦豈山澤之儒故應臞哉少章因請余自贊贊曰 飲不過一瓢食不過一簞田夫亦不改其樂而夫子不謂之能賢何也顏淵當首出萬物而奉以四海九州而享之若是故曰人不堪其憂若余之於山澤魚在深藻鹿得豐草伊其野性則然蓋非抱沈陸之屈懷迷邦之寶既不能詩成無色之畫畫出則無聲

之詩又白首而不聞道則奚取于似摩詰為若乃登山  
臨水喜見清揚豈不優孟為孫叔敖虎賁似蔡中郎者  
邪

外錄

書史會要云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洪州分  
寧人官至吏部員外郎工正楷行草楷法妍媚自  
成一家草書尤奇偉嘗自云余極喜顏魯公書時  
意想為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遠甚子瞻

為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弟雖老少不  
類然皆有祖父風骨又云嘗觀漢時石刻篆韻頗  
得楷法又云學書三十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  
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  
古人筆意後又得張長史懷素高閑墨蹟乃窺筆  
法之妙于禪道舟中觀長年盪漿羣丁撥擢乃覺  
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

黃文節書劉賓客伏波廟詩



經伏波神祠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壘磨颿鬪蠻溪霧雨愁懷  
人敬遺像閱世指東流自負霸王畧安知恩澤侯鄉園  
辭石柱筋力盡炎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 師洙  
濟道與予兒婦有瓜葛又嘗分舟濟家弟嗣直因來乞  
書會予新病癰瘍不可多作勞得墨瀋漫書數紙指臂  
皆乏都不成字若持到淮南見予故舊可示之何如元  
祐中黃魯直書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亥荊州沙尾

水漲一丈隄上泥深一尺山谷老人病起鬚髮盡白

張孝祥安國氏觀于南郡衛公堂上信一代奇筆  
也養正善藏之乾道戊子八月十日

山谷晚年書法大成如此帖毫髮無遺恨矣心手  
和調筆墨又如人意譬泰豆之御內得於中外合  
馬志六轡沃若兩駟如舞錫鸞肅雍自應武象既  
不入馳驅之範亦非詭遇者之所知也范成大至  
能題於此

楊寅鍾必高王中敬觀

右黃文節公書劉賓客伏波祠詩雄偉絕倫真得  
折釵屋漏之妙公嘗自言紹聖甲戌黃龍山中忽  
得草書三昧又云自喜中年字書稍進此詩建中  
靖國元年五月乙亥荆南沙尾書於時公年五十  
有七正晚年得意書且題其後云持到淮南示余  
故舊何如元祐中黃魯直書也按公自評元祐中  
書云往時王定國嘗道余書不工余未嘗以服由

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為不謬蓋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此書豈所謂字中有筆者耶公元符三年自貶所放還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抵荆南崇寧元年始赴太平凡留荆南十閱月嘗有辭免恩狀云到荆南即苦癰疽發於背脇毒痛二十餘日今方稍潰而此帖云新病瘍不可多作勞正發湊時也嘉靖十年辛卯冬臘月三日徵明書

黃魯直書大江東去詞

行書原  
詞不錄

外錄

書畫舫云黃魯直年譜載元祐丁卯歲行書大江東去詞全倣瘞鶴銘法後附次韻子瞻題郭熙秋山圖詩小楷精緊右帖高頭長卷頗屬合作惜紙墨不甚稱耳今在韓太史存良家余屢欲購之亦未得本嚴分宜故物也

山谷發願文

大書

菩薩師子王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  
子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三昧  
常娛樂甘露為美食解脫味為漿遊戲於三乘安住一  
切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語意籌量  
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  
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  
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  
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

坑中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為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  
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衆生  
為酒顛倒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  
熱鐵丸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為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  
代受 恭惟十身洞徹萬德莊嚴于剎剎塵塵為我作  
證設經歌羅邏身忘失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  
如空等一痛切 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可誓願根塵  
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

衆生界中現作佛事 恭惟字上軼此十句

古德云有願無行其願必虛有行無願其行必孤  
其能行願相資而有始有卒者唯大士乎宣和甲  
辰中秋日住智海守一題

頃年見江西士夫出魯直發願文云此蓋先生普  
照塔前所誓之願也誦之使人心目震駭神觀肅  
然誠能信受其言堅固其行不二之門當直指矣  
若其以言語為佛事以文字為正性此又不可以



不深戒况夫願力也哉宣和甲辰居世英

山谷與佛印游在黃龍晦堂室中聞桂鄉有省故  
其造詣穩密迴出流輩而文辭翰墨焜燿一世若  
不自有今觀親書發願文精誠真切誓為衆生代  
受諸報深入普賢悲智願海非宿具大乘根器孰  
能爾邪今時士夫不務已學惟訾佛毀教為事視  
此寧無愧乎姑蘇無量壽院淨妙上人人家世藏寶  
幾二百載蓋亦願力所持哉前有金章宗瘦金御

書籤題首尾明昌七印鈴識讀者當求其深心大  
願難行能行無徒誇辭翰之美也洪武甲寅春前  
淨慈懷渭題

涪翁書頭陀贊

大真書

梵語頭陀華言抖擻淨一真心振三毒垢如來親試迦  
葉稱首聖教推崇哲人遵守衣三食四住處五名曰十  
二行對治修行十三或八要以三并練磨三境攝化三  
乘起四歡喜行四聖種以戒為基止觀相踵大矩崇規

鍊金烹鑛號菩薩僧志惟堅勇知足少欲伏我愛根無  
取無著情絕所存若有讚者同讚世尊續佛慧命開佛  
正門在昔能仁囑付彌勒守護三寶後五百歲彌勒稱  
揚此行為最適當其時應身出世阿蘭若處作衆依歸  
則先賢軌髮難肩垂白麻刮貝不隨染衣表如玉雪不  
受塵泥心寂為禪心淨為教內外相應方名脩道事貴  
簡嚴理惟幽奧不具信根玄關莫造祈生兜率天樂非  
貪菩提熏種慈氏言參其或超越罔假司南十方法界

同我伽藍

山谷老人祖瘞鶴之名書寫頭陀之妙句乃至逸  
其姓字豈大觀初禁天下不得傳蘇黃辭翰故削  
之以避禍耶然楷法妍媚筆勢縱橫絕勝菊坡待  
制所藏發願文也時至元壬午陽月晦日濟南張  
謙受益父題

涪翁此書氣魄古雅意度精嚴宛然顏魯公八關  
齋帖且頭陀贊句句禪理殆非浪說憶當時涪翁

必為高僧書者敬服敬服鄒立誠謹跋

黃文節公書頭陀贊莊肅典重左顏右柳覽之有  
垂紳正笏之像非若平時率意之作也此吾鄉吳  
丈定家舊藏後歸一時貴最後乃入上海顧廷尉  
汝和齋中廷尉之子出以售人將營負郭僕方脩  
頭陀行正當購此惜子母青蚨蕭瑟不能償十五  
秦城楚人之弓未知竟入誰手此間世名蹟得之  
者幸毋惜七寶莊嚴耳後學王穉登敬書

詠尊黃室得歌字

有序

萬厯甲寅春丑獲涪翁正書頭陀贊為紹興中祕  
物落筆奇偉豐筋多力每開卷使人形神飛動也  
維時新居落成因以尊黃署吾室竊恐後世君子  
不解命名之義故掇拾而成是詩

涪翁遺跡少何幸得頭陀八法堪師表千秋賴切  
磋尊黃成獨賞御李足賡歌小築聲名起昭昭永  
不磨是歲小至日長洲張丑寫于南窓之槩几

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所可見者僅存京  
口斷崖中瘞鶴銘而已厥後顏尚書仿之而作宋  
開府碑筆勢飛動可喜至黃太史始極力追之雖  
姿媚超逸在四五間猶未及顏之暗合孫吳耳余  
家購藏大字頭陀贊卷蓋屬太史晚年手筆不惟  
使轉悉出瘞鶴銘且濃纖剛柔一一皆與人意會  
其合處直接右軍不止得屋漏雨法也濟南張受  
益檢校特定為太史寶帖非深知書法宗派者豈

能識之哉時甲寅長至後一百五日張丑雨窓展  
觀重志

外錄

書畫舫云山谷書法正勝行行勝草其傳世大字  
發願文乃公盛年之筆藏于郡城一古寺中明昌  
七印全并北宋以來諸人跋尾前元趙菊坡故物  
也其兄蘭坡亦藏山谷正書楞嚴經咒甚妙聞今  
在越州未獲見余今收得頭陀贊卷楷法精勁筆



勢飛揚真足壓倒二趙藏本雖削去題名無損也  
王元美先輩云蘇長公喜畫枯木拳石山谷愛書

禪伯語秦少游愛寫山鬼句古人風流奇詭若合

一轍可想見耳

明昌七印文曰內府郡王明昌珍玩明昌御覽御府寶繪明昌中祕

明昌  
御府

### 黃涪翁漫郎詩帖

漫郎江南酒隱處古木參天應手栽石坳為尊酌花鳥  
自許作鼎調鹽梅平生四海蘇太史酒澆不下胸崔嵬

黃州副使坐閒散諫疏無路通銀臺鸚鵡洲前弄明月  
江妃起舞襪生埃次山醉魂招髣髴步入寒溪金碧堆  
洗湔痕塵飲游客笑依武昌江作壘誰知文章照今古  
野老爭席魚爭隈鄧公勒銘留刻畫剔剔銀鉤洗綠苔  
磨琢十年烟雨晦摸索一讀心眼開謫去長沙憂鵬入  
歸來杞國痛天摧玉堂却對鄧公直北門喚仗聽風雷  
山川悠遠莫浪許富貴崢嶸今鼎來萬壑松聲如在耳  
意不及此友生哀 舊詩一時辱蘇公賞音亦何能稱

提獎之意承屢見索不已故漫寫去甚點污此江南紙  
也可留齋凡不必刻之西山庭堅頓首

外錄

蘇文瓘云涪翁作字深得提筆回腕法度甚嚴柳  
誠懸曰心正則筆正故其書評則於左右之體點  
畫之間既能精神不病要且道勁兩全誠為確論  
然而留心至此安得不造其佳處杜子美所謂毫  
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也昌叔燕邸賢王孫其

先德于交游最深蓄書帖甚富而又季父德麟為東坡之客乃知師友淵源其來有自文瓘請以此軸摹刻諸石庶幾發揚奇蹟流傳好事者云紹興丙子六月下澣丹陽蘇文瓘題

黃文節苦笋賦

行書紙本

余酷嗜苦笋諫者至十人戲作苦笋賦其詞曰樊道苦笋冠冕兩川甘脆愜當小苦而反成味溫潤稔密多啗而不疾人蓋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多而不害如

舉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之秀氣故能深雨露而避  
風烟食肴以之開道酒客為之流涎彼桂闕之與夢永  
又安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笋不可食食之動痼疾使  
人姜而瘠予亦未嘗與之下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  
則若信退則眩焉下士信耳而不信目其頑不可鑄李  
太白曰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

黃山谷竭力田園帖

行書  
紙本

讀

項氏編號帖內  
項氏諸印不錄

雲夫七弟得書知侍奉廿五叔母縣君萬福開慰无量  
諸兄弟中有肯為衆竭力治田園者乎鰥居亦何能久  
堪復議昏對否寄示兄弟名字曲折合族圖幾為完書  
矣但欲為其中有才行者立小傳尚未就耳龐老傷寒  
論無日不在几案間亦時時擇默識者傳本與之此奇  
書也頗校正其差誤矣但未下筆作序序成先送成都  
開大字板也後信可寄矣蘄州藏記亦不忘但老來極  
懶故稽緩如此耳壽安姑東鄉一月中俱不起聞之悲

塞二子雖有水碓為生資子顧弟亦能周旋之乎電窈  
之事計子顧必能盡力矣叔母不甚覺老否徐氏妹孀  
居如何調護令不爽耶无期相見千萬為親自愛十月  
十一日兄庭堅報雲夫七弟

黃山谷花氣詩帖

行書  
紙本

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  
八節灘頭上水船

黃涪翁伏承帖

庭堅頓首伏承遠歸道涂之勤未得休息而躬料湯藥  
至輟寢膳竊惟起居不適幸有安平之候想遂釋然矣  
時雨沾足春風妍暖想同親家母萬福民有食麥之慶  
令嗣長官亦得申眉矣亟作此狀候服藥者安問極不  
周至續亦別通啓左右矣庭堅再拜

黃文節公書董宣傳

行楷書朱  
絲闌紙本

董宣傳

宣漢武帝洛陽令帝姊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匿主家及



主出以奴驂乘宣驂車數主叱奴下車格殺之主怒訴  
帝召宣欲捶殺之宣曰願一言而死陛下聖德中興而  
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乎請自殺即以頭擊楹帝令小  
黃門持之使謝主宣不從強頓之宣以手據地終不俯  
因叱強項令出明日賜錢三萬及卒帝使察之布被蓋  
身妻子對哭堆大麥數斛車一乘而已帝傷之出本傳  
元祐改元秋八月望前一日書

黃山谷開堂疏帖

開堂疏

三十年前說灋不消一个莫字如今荆棘塞路皆據見  
向開門只道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个是他平地只  
道喫粥了洗鉢去不知鉢盂落在那邊不學溷絕學語  
言在根作歸根證據木刻鷄子豈解從禽羊蒙虎皮其  
奈喫草故識病之宗近務隨時而丁寧須令向千歲松  
下討茯苓逼將上百尺竿頭試脚步直待骸骨迴迴方  
與眼上安眉圖他放匙把筋自由識个啜羹喫飯底滋

味不是鏤明脊骨曷勝末後奉推法門中如此差殊正  
見師豈易遭遇昔人所以涉川游海今者乃在我里吾  
鄉得非千載一時事當為衆竭力袒肩屈膝願唱誠於  
此會人天挑屑拔丁咸歸命於晦堂和尚師子廣座無  
畏吼聲時至義同大衆虔仰謹疏 元豐五年二月  
日疏

龍黃清禪師云江東西士大夫知晦堂和尚是真歸依  
處本由德占發之追考其功故欲書此文於卷以便覽

者崇寧元年七月壬辰山谷黃庭堅題

黃文節公書梅花賦卷

行書紙本高九寸長一丈五尺

層城之宮靈苑之中奇木萬品庶草千叢光分影雜條  
繁榦通寒圭變節冬灰徙簫竝皆枯悴色落摧風年歸  
氣新搖芸動塵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乍  
雜雪而披銀吐豔四照之林舒榮五衢之路既玉綴而  
珠離且冰懸而電布葉嫩出而未成枝抽心而插故標  
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游絲雜霏霏之

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乍開花而傍巘或  
含影而臨池向玉階而結彩拂網戶而低枝七言表柏  
梁之詠三軍傳魏武之奇於是重閨佳麗貌婉心嫺憐  
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追寒袂衣始薄羅袖初單折此  
芳花舉茲羅袖或插鬢而問人或殘枝而相授恨鬟前  
之闕  
嫌金鈿之轉舊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  
四卷羅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為此歛蛾眉花色持  
相比恒愁恐失時黃庭堅書

外錄

山谷跋自書卷後云老夫病眼肯不能多作楷而  
聖子求余正書與兒子作筆法試書此初不能成  
楷目前已有黑花飛墜矣然學書之法乃不然但  
觀古人行筆意耳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  
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  
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科斗篆而草聖不  
愧右軍父子

又書李致堯乞書卷後云凡書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如此草字他日天上玉樓中乃可再得耳書意與筆皆非人間軌轍所謂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百裂者也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棲輩見當羞死元符元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飲數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龍山悟道書也

書畫舫云山谷道人作真行二體用筆過為頓挫以取妍媚蓋出皇象遺法或謂倣倣張友直者非是友直蓋差弱也

米芾

米襄陽書易說

行草書紙本高九寸餘長三尺六寸餘凡二紙三十二行

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五行生成之數洪範曰五行生數天肇一於北至陰之所陰極生寒寒生水故曰北耦二曰南陽之所也陽極生熱熱生



火東陽中也陽散而生風風生木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中央也陰陽之所交者也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不出乎此夫體立而後成性以至稼穡皆五行之性也性定而後辨味皆五行之味也水物至陰其性流濕故江淮

關

於山不

若海之下故惟潤下所以指名之也五行聲色臭味而此獨舉味者人之所待以生養者特味為急故也元

符元年春二年夏三年秋遊中天竺訪堂頭禪師紹聖

四年同佛印訪禪師師已垂年苦留心於易節遂贈其  
易義并大書讀易堂三字併遺之襄陽米芾元章書

讀易堂

篆書

予觀米襄陽為天竺大士書易象數語深得乾造  
坤化之奧世每以能書稱襄陽而其學識乃如此  
豈知米公者哉蘇君昌齡請篆讀易堂三字以補  
其闕用鎮山門遂書于左方鄱陽周伯溫識後二  
百六十一年當大元至正十五年三月朔旦也

米南宮於書無所不讀生承平時以絕倫之資日  
接賢士大夫緒言餘論故其造詣益深使其僅能  
字學則當時諸賢豈肯前席也世言王右軍能書  
而已殊不知其卓識偉見貽書殷深源勸其交謹  
桓溫使深源從其言則溫不至於跋扈而晉室尚  
可扶持襄陽豪逸乃肯與佛印同訪中天竺至為  
之書讀易堂豈以少林指心單傳固與羲皇周孔  
元無間耶襄陽論易以及於洪範五行五位五性

五味然所謂五行其五味人皆知獨金曰從草  
從草作辛辛為辛辣使以金銀鐵銅百計煮之不  
能辛也此雖細事然子朱子門人固嘗以為問終  
不能析其為何如今已矣恨不能起襄陽於九原  
而質之吳人李君士明寄迹老子法中而嗜古好  
學出此卷以求題故粗書襄陽之為人而非敢及  
於讀易也洪恕記

攜李項氏所藏米元章真蹟惟山水歌與此卷耳

余於五十年前借觀俯仰之間恍如隔世具昌

米南宮書天馬賦

大行  
楷書

高君素收唐畫御馬感今無此馬故賦

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而隨方  
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為鎮目星角而電發蹄腕踣  
以風迅鬣龍顙以孤起耳鳳聳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  
閭闔下而輕噴低羣驚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韻若夫躍  
溪舒急冒絮征叛直突則建德項繫橫馳則世充領斷

皆絕材以比德敢伺蹶以致吞豈肯浪逐首屑之堆蓋  
當下視八坊之駿高標雄跨而獅子讓猊逸氣下衰而  
照夜矜穩於是風格靡顏色妙才駘八仗不動終日如  
坏乃得玉為銜飾繡作鞍僮棗秣栗黍肉脹筋埋若夫  
其報德也蓋不如偷盧啞盜策蹇勝柴鑄黃蝸而吐水  
畫白澤以除灾但覺駝垂就節鼠伏防猜妬心雖厲馴  
號斯諧誓俛首以畢世未伏櫪以興懷嗟乎所謂英風  
頓盡冗仗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

子巡朔方升喬嶽掃四夷之塵較岐陽之獵則飛黃騶  
裹躡雲追電何所從而遽來何所從而遽來平海大師  
後園水丘公慧悟師看書襄陽米芾

海嶽能書又能詩書品超邁入神詩稱意格高遠  
傑然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冲元自言不襲古人  
生平未嘗錄一篇投豪貴遇知己則不辭元豐中  
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  
禮其高譽道如此時論章伯益書如宮女插花嬪

媿對鏡自有一般態度能繼者惟海嶽耳或云海  
嶽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於讓也此帖詞翰  
兼美誠佳品也幼澄宜保藏之永樂甲辰秋前五  
日後學張肯識

淮南老守米南宮筆法今評妙品中翰苑寥寥千  
古後不知誰復可相同天全有貞題

米海嶽七帖

小楷書

餘慶源真相求賢佐裕陵知幾捲箔早戡變叱龍升靜



德羣邪震清心後世矜大恩知欲報聖孝已踰曾

溫厚同光獻剛廉法寶慈擁扶樂推聖照

闕托闕

欺南

紀歸忠魄東朝足素規仁明存舊幄常似補天時 奉

議郎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管局文字武騎尉

賜緋魚袋臣米芾上進

無能帖

芾惶恐頓首再拜上覆芾闌耳無能猥繼清獻之緒為  
貧所迫冒昧宦遊試吏于江陵司計之官甫幸善罷到

閩侍郎選擬會稽征屢遲次罹罰繼而間關淮壖竊儀  
真醴庾之祿幾年又以内艱而去流離困躋無所告語  
靜思庸慙乃分之宜自此絕意榮望敢意字民復在畿  
邑家無縣譜斐然學製寧逃傷錦之譏曠敗必矣此芾  
之所甚懼也不圖夤緣幸會獲庇所天尚賴餘光下照  
匿瑕之仁庶免於戾此心日切私意自幸芾皇恐頓首  
再拜上覆

淮省帖

芾昨准省劄為昌邑昌化實屬治所茲者瓜時甫及當代卞從政近得書報以二月二十二日滿罷促芾如期芾旦夕躬詣台墀少伸參謁之恭祇受約束重惟唐山蕞爾之地屬隸京師號為難治顧芾昏蒙無似豈應在撫字之選惟是仰依盛德宏量無所不容少寬

下闕

一介帖

芾惶恐頓首再拜上覆芾一介晚出獲齒士夫之後隆名碩德竊服舊矣名卑官下無從躡附賓烏瞻拜光儀

今幸祇役部封當備使令之末平時慕用願見而不可得者浸浸獲伸矣引頸崇墉不勝欣躍歸誠之至芾皇恐頓首再拜上覆

府判帖

芾咨目皇恐頓首再拜上覆府判中大台坐即日孟春之月青燁向粲恭惟贊貳王畿神明拱相台候動止萬福芾謹薰沐染翰控問興居伏惟台察不宣芾咨目皇恐頓首再拜上覆

疎逖帖

帝惶恐頓首再拜上覆帝疎逖下僚不敢進誠申問台  
閑仰惟中外泰定福祿滋至帝退惟僭易不任兢灼之  
情帝惶恐頓首再拜上覆

司籤帖

帝惶恐頓首再拜上覆帝申詞司籤肅嚴右記邇辰不  
審台履何似仰惟貳車之賢密佐守尹正直是與何福  
不除更祈惠令上體春隆節宣自厚導迎帝惶恐頓首

再拜上覆

米元章小楷世不多見此七帖為項子長先生家  
藏前為大行皇太后挽辭是挽裕陵向后后崩於  
建中靖國元年後六帖是出宰時與朝貴札挽辭  
筆法與褚河南哀冊若出一手六札行筆亦遒健  
但與前迴別或此老中年書也  
貞齋居士曹函光

外錄

孫覲云米南宮跣不羈之士喜為崖異卓犖驚

世駭俗之行故其書亦類其人超軼絕塵不踐陳  
迹每出新意於法度之中而絕出筆墨畦徑之外  
真一代之奇蹟也紹興天子訪求其書始貴重於  
天下而元章骨已朽矣壬午歲十月朔孫覲書

米南宮登海岱樓玩月詞

海岱樓玩月作調寄蝶戀花

千古連漪清絕地海岱樓高下瞰秦淮尾水浸碧天天  
似水廣寒宮闕人間世 謁謁春和生海市龍戴三山

頃刻隨輪至寶月圓時多異氣夜光一顆千金貴

米南宮九帖

草書  
紙本

五月四日芾啓蒙書為尉審道味清適漣陋邦也林君  
必能言之他至此見未有所止蹄涔不能容吞舟閩士  
泛海客游甚衆求門館者常十輩寺院下滿林亦在寺  
也策去海出陸有十程已貽書應求儻能具事力至海  
乃可此一舟至海三日爾海蝗云自山東來在弊邑境  
未過來爾禦寇所居國不足豈賢者欲去之兆乎呵呵



甘貧樂淡乃士常事一動未可知宜審決去就也便中  
奉狀芾頓首葛君德忱閣下

葛叔忱家計如何何人經理子弟長成不莫且依邵氏  
過不邵氏二子弟生事如故不令人念之息老住院隨  
小師在丹徒安否久不得好矣白沙有何舊人子平所  
苦何疾得宣城佳郡也然既以疾辭莫難便拜命不須  
且辭免也度過山陽或入覓之

元日明窓焚香西北向吾友其永懷可知展文皇大令

閱不及他書臨寫數本不成信知者在前氣馘懾人也  
有暇作譜發一笑於事外新歲勿招口業佳別有何得  
泗戎東下未已有書至彼俟之

吾友何必

原蹟必  
字點去

不

原蹟  
旁注

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

體已近古但少為蔡君謨脚手耳餘無可道也比稍用  
意若得大年千文必能頓長愛其有偏側之勢出二王  
外也又無索靖真蹟看其下筆處月儀不能佳恐他人  
為之只唐人爾無晉人古氣

草書若不入晉人格關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  
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  
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習光尤可憎  
惡也

中秋登海岱樓作

目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脩月戶  
桂枝撐損向西輪

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

日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脩月戶  
桂枝撐損向東輪

梅惇奉議部授漣水何處人非子中甥乎告詳問以告  
中間紛紛了無事蓋子中不留遂皆痿痺昭代有此老  
不能與人爭得若在杞時又須廝論也芾頓首  
人聞之有保老友者否

岱

雨三日未解海岱只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晝

眠又少人往還惘惘足下比何所樂

右草書九帖先臣芾真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洪武庚申中秋後六日鄱陽蔣惠敬觀於寶古齋  
范至能說米書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  
九帖當時已入祕苑後有小米跋今在黃令君家  
前後完具尚昔之粘綴也其後一帖評唐人始言  
草法必應從晉此固通論殆亦其實錄耶麝煤鼠  
尾熏染終歲所成若此今之學者亦知之乎弘治

癸亥吳郡祝允明跋

海岳翁此卷嘗入紹興祕府後有其子元暉題識  
蓋海岳平生得意書也其中有登海岱樓詩一首  
下小字註云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  
難事夫海岳書可謂入晉人之室而其自言乃爾  
後之作字者當何如耶甲戌九月廿三日觀於崔  
靜伯氏敬題虎丘山人都穆

此卷刻於文氏停雲館文太史鑒定所謂衆尤之

尤也昔從石本想見真蹟今如葉公好龍真龍下  
室矣乙酉九月晦董其昌觀於西湖舫齋

外錄

珊瑚網云卷首有機暇清賞印紹興印內府書印  
鈐縫有琳印黃琳私印向子固印卷尾有紹興府  
印建炎浙東安撫使之印建炎兩浙東路都總管  
司之印建炎重鈞越州管內觀察使印

書畫舫云草書九帖筆法與海嶽諸帖小異有天

真爛漫之趣舊為水村陸太宰所藏李西涯跋極稱許之

米襄陽行草四段

前有脩內司  
鈐縫半印

余始與公故為僚友僕與叔晦為代雅以文藝同好甚相得於其別也故以祕玩贈之題以示兩姓之子孫異日相值者襄陽米黻元章記

叔晦之子道奴 德奴 慶奴

僕之子 鼇兒 洞陽 三雄



李太史收晉賢十四帖武帝王戎書若篆籀謝安格在  
子敬上真宜批帖尾也

余收張季明帖云秋深不審氣力復何如也真行相間  
長史在世間第一帖也其次賀八帖餘非合書

倒念揭諦咒

呵婆莎提菩諦揭僧羅般諦揭羅般諦偈諦揭 早起  
志心念數十遍

外錄

珊瑚網云右米帖自都玄敬跋後為吾鄉項少溪公所藏至崇禎己巳二月歸於盛念脩今年辛未季春復逸出因得錄此四段館刻中所不載也

米海嶽二帖

長者帖

敬頓首再拜後進邂逅長者於此數廁坐末款聞議論下情慰忤慰忤屬以登舟即徑出關以避交遊出餞遂莫皇祗造舟次甚為瞻慕曷勝下情謹附使奉啓不宣

黻頓首再拜知府大夫丈榮下

明公帖

黻再拜明公懿德茂履士所推慕武城未究遠業佇聞  
褒嘉共要別馳賀也子中書至面投黻再拜

右米南宮長者明公二帖剛健端莊之中而有婀娜  
流麗之態蘇文忠公謂其超邁入神評語不虛  
後帖遠字宛然金錯刀法但知府大夫不知為誰  
府字闕點疑有所為耳吳郡錢達題

米海嶽呈諸友詩翰

詩見苕溪詩話

米南宮詩翰

李西涯篆引首

米黻文奉勅題

右呈諸友等詩先臣芾真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米元章詩翰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其子友仁  
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名之義也元章書極  
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父子竝美自義獻以後亦  
鮮聞之書法真贋每相混淆如米氏者江南僞本

不知其幾此卷妙處望而可知太宰水村陸先生  
檢諸故篋重加裝飾物之顯晦故自有數哉先生  
方操黜陟之柄振幽起滯天下之士賴以不汨沒  
于世者多矣識者幸毋以一事觀之正德丙子二  
月十二日長沙李東陽題

米南宮紫金研帖

行書紙本右角下有大官  
印闕半止存司印二字

蘇子瞻攜吾紫金研去囑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飲  
傳世之物豈可與清淨圓明本來妙覺真常之性同去

住哉

米襄陽鄉石帖

行書  
紙本

新得紫金右軍鄉石力疾書數日也吾不來果不復來  
用此石矣元章

米南宮山林堂詩

洗竹延清景培松衛歲芳好峰多漾翠嘉卉襲人香屏  
玉開書札龍蛇起混茫微風北窓卧真可傲羲皇

米海嶽經宿帖

芾頓首啓經宿尊候冲勝山試納文府且看芭山暫給  
一視其背即定交也少頃勿復言芾頓首彥和國士  
本欲來日送月明遂今夕送耳

米南宮中岳詩卷

拜中岳命作芾

雲水心常結風塵面久盧重尋釣鰲客初入選仙圖  
覬雀真官耗龍蛇與衆俱却懷閒祿厚不敢著潛夫

常貧須漫仕閒祿是身榮不托先生第終成俗吏名重

緘議法口靜洗看山晴夷惠中何有圖書老此生

宋室名書輒稱蘇黃米蔡餘無論焉然米南宮多  
為行草原其書皆從真楷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  
所至深有意態非若今人不識歐虞徑造顛素為  
無本之學也此卷真蹟徐君臣寬當珍愛之徐有  
貞識

右米南宮所書二詩遺於陳太脩家輒為奴子竊  
出賣于王參軍處事覺追取得之余最好米氏翰



墨將古銅銚易之舍所愛而逐所愛是放一拈一者也魏應龍書

米海嶽湘西詩帖

中書舍人署  
題南宮遺翰

湘西衣冷榻留雲此日還如入夢魂六月薜蘿嗟我欲  
一生林壑與誰論吳王舊賞今何在惠可餘光宛若存  
對榻東堂清話歇長風快雨洗松門米黻

逸少嘗自書表上晉穆帝專精任意帝索紙色類  
長短闊狹與王表相似令張翼寫效一毫不異乃

題後答之逸少初不覺後更詳視乃嘆曰小人亂  
真耳宋米禮部作字有晉唐風流自言學書貴弄  
翰把筆輕自然心手虛振迅天真出於意外也其  
次要得筆意謂骨筋皮肉脂澤風神皆欲具全今  
觀此帖使毫行墨渾然天成雖不元章吾知其元  
章矣叔成其寶之元統甲戌六月上泚片玉山人  
顧厚書

歐陽詢初見索靖所書碑唾之復見悟其妙臥其

下者十日間立本嘗至荊州視僧繇畫忽之次見  
略許三見坐卧留宿其下者十日書畫之妙以詢  
立本之真識尚未能造次窺況下幾等能辨之乎  
米禮部書法遠紹王右軍擅名一代當時寸紙數  
字人爭售之以為珍玩此帖宜寶也然舉世豈乏  
歐陽率更莫我知也元統二年六月望日廬陵李  
簡士廉父書

自天粟晝零之後洒染翰墨代不乏人必其不蹈

故常始可以永其傳襄陽米禮部生平無他嗜好  
獨遊神心畫始學顏書已而厭其俗聞有李邕法  
又惡之遂學沈傳師自後數改遂成名家麻紙十  
萬散失多矣欲知八法之妙者請於是觀焉淳熙  
丙申暮冬申呂企中書

向晚得奇觀案有翰墨陳展開即可辨骨格出風  
塵尋常勢敵側此幅殊不倫字止五十六端人似  
垂紳復如旗整整又若車麟麟書家有定論俗士

長相真不見蘇子語超妙還入神公昔家京口海  
嶽近為鄰墨蹟雖散落至寶終難湮如彼荆山玉  
旁達見乎尹驚看忽入手幸合歸鄉人歲久恐朽  
弊摹勒須堅珉銘文配瘞鶴終古焦山垠 充道  
得此見示為題此於後聊以代跋語耳吳寬

惆悵江東起暮雲騷人疑有未招魂神從海嶽真  
能降名與蘇黃得竝論千歲鶴歸林未冷百金馬  
死骨猶存因君話取書家事始信鍾王別有門東

陽

雪裏清光水裏雲分明詩筆舊精魂可應絕技能  
兼美解使名家得擅論秦刻漢碑隨世改馬圖龜  
畫與天存不須更說鍾王事此道誰參衆妙門台  
人謝鐸次韻

南宮此帖端勁莊重迴異常書前跋已詳自吳丈  
定公三閣老詩辭嚴意密三公同侍孝廟燮理之  
暇倡和優游為介軒新閣老所題當時文物之盛

猗歟休哉元汴

米襄陽都梁十景詩蹟

十景在  
泗州

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間  
莫論衡霍撞星斗  
且是東南第一山  
第一山懷古

龜峰高聳接雲樓  
撞月鐘聲吼鐵牛  
一百八聲俱聽徹  
夜行猶自不知休  
龜山寺晚鐘

塔邊雲影任高低  
閒逐清風自在飛  
四海望遙人久渴  
不成霖雨又空歸  
五塔寺歸雲

西山月落楚天低不放紅塵點翠微  
鶴唳一聲松露滴  
水晶寒濕道人衣  
瑞巖庵清曉

鐵笛誰吹一曲哀清風約我上層臺  
悠揚正到堪聽處  
怕惹閒愁却下來  
清風山聞笛

山徑重重鎖綠苔松花曾見幾番開  
羣仙費盡招呼力  
那得休官一箇來  
八仙臺招隱

風輕雲淡午天春花外遊人載酒樽  
不是山屏遮隔斷  
牧童錯指是孤村  
杏花園春晝



半山亭下老苔錢  
鑿破玻璃引碧泉  
一片玉蟾留不住  
夜深飛入鏡中天  
玻璃泉浸月

自是韶光不耐秋  
水光山色一時休  
細將瓦礫分明看  
片片飛來落葉愁  
會景亭陳迹

怪石纍纍玉作堆  
登臨晚景更徘徊  
夕陽無限堪停好  
莫到奇山空自迴  
寶積山落照襄陽米芾題并書

米漫仕苕溪詩卷

將之苕溪戲作呈諸友  
襄陽漫仕黻

松竹留因夏溪山去為秋久賡白雪咏更度采菱謳縷  
玉鱸堆紫團金菊滿洲水宮無限景載與謝公遊

半歲依脩竹三時看好花懶傾惠泉酒點盡壑源茶主  
席多同好羣峰伴不譁朝來還蠹簡便起故巢嗟

余居半歲諸公載酒不輟而余以疾每約置膳清  
話而已後借書劉李周三姓

好懶難辭友知窮豈念通貧非理生拙病覺養心功小  
圓能留客青冥不厭鴻秋帆尋賀老載酒過江東

仕倦成流落遊頻慣轉蓬  
熟來隨意住涼至逐緣東  
入境親疎集他鄉彼此同  
煖衣魚食飽但覺愧梁鴻

旅食緣交駐浮家為興來  
句留荆水話襟向卞峰開  
過剡如尋戴遊梁意賦枚  
漁歌堪話處又有魯公陪

密友從春拆紅微過夏榮  
團枝殊自得顧我若含情  
漫有蘭隨色寧無石對聲  
却憐皎皎月依舊滿船行  
元

祐戊辰八月八日作

米友仁鑒定真蹟

米襄陽呈陳建州詩卷

七年烏帽抗黃塵  
晝錦歸來世又新  
若過武夷山下看  
人間不大敬精神

闕頭何慕久京華  
靜洗黃塵眼界花  
萬寶精神在風月  
好詩追取不須賒  
數惡詩呈上陳建州覺民

陳詩首唱云汨汨塵埃閱歲華  
青山相見認空花  
清淮風月元無價  
憑仗詩翁為我賒  
又一篇云長淮千古自流東  
六月城頭日日風  
天際玉潢無少處  
夜山圖在月

明中絕唱也為之刻而不復和

米南宮書杜少陵畫山水歌并絕句

草書  
紙本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王宰始肯  
留真蹟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  
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  
入浦淑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  
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

泠泠脩竹待王歸

米海嶽風度高朗神情舒暢故下筆便與人不同  
或言其書自沈傳師來晚學李北海嘗觀名言書  
史則其於古人書未嘗不學然每以不及古人為  
言或曰真者在前氣焰燦人或曰若見真蹟慚惶  
殺人惟其不自滿假所以書入能品今觀此卷出  
入顏平原無一筆北海則此老胸中磊磊未易窺  
測也卷中書畫山水歌後絕句一首寄漢中王皆

子美詩想隨所記憶而書者內有御府瓢印及羣  
玉中祕等印曾入金章宗賞鑒後有趙魏公印曾  
入松雪齋在本朝則袁忠徹家物也今歸谿陽史  
君史君好古博雅誠得所矣其永寶之嘉靖甲午  
十月十日長洲文彭敬跋

外錄

書畫舫云米老行書杜甫題王宰畫山水歌等帖  
筆勢飄逸大饒姿態識者評此本極得晉宋風致

不亞停雲館刻草書九帖也

米南宮峴山詩蹟

詩又見元章諸體詩卷畧有異同後有文彭跋見題山水歌不錄

皎皎中天月團團徑千里震澤乃一水所占已過二涉

羅即峴山謬云形大地地惟東吳偏山水古佳麗中有

皎皎人瓊衣玉為餌位維列仙掌學與千年對幽操久

獨處迢迢願招類颺帶

闕

歟逐雲檣至朝濟輿馭

颺暮返秋光袂雲盲有風驅蟾餐有刀利亭亭太陰宮

無乃瞻星氣興深夷險一理洞軒裳偽

闕

坦坦忘懷易



浩浩將我行蠢蠢須公起

右和林公峴山之作鹿門

居士米芾

老米詞蹟

風爐煮茶霜刀剖瓜暗香透窓紗是池中藕花 高梳

髻鴉濃妝臉霞玉尖彈動琵琶問香醪飲麼米黻

南宮自謂其書為刷書當是言其運筆之迅勁耳

而人多以偏敔槎牙間求之如聖帝之掃壁老顛  
有知寧無撫几絕叫耶此幅斫筆如鐵而秀媚之

氣奕奕行間風華類得大令之神是南宮得意時  
筆也公詩有云斐几延毛子明窓館墨卿功名皆  
一戲未覺負生平觀此書如親見其寂寥所慕矣  
寶林顧起元

米南宮千文

小楷書原  
文不錄

外錄

襄陽志林云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詔米芾以黃  
庭小楷作小字千文

米禮部臨智永真草千文

原文不錄

外錄

書畫舫云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原本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構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竝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為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節

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  
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户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  
魯男子

米海嶽醉草

下淨名

萬籟寒深響羣山雨半開遲遲暮鐘裏且喚竹輿來

不集南山

山翁名子葛疆隨庭下青春鸞雀飛幕府慣為方外客

風前懶易道家衣 襄陽米芾醉書

光堯皇帝翰墨志云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于  
海內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駿馬  
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  
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  
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今觀二詩醉中  
之趣天然一種風味似不食烟火人也骨裏帶神  
仙者耶時景定改元春良日安雅堂書

米老臨黃庭經卷

原文不錄

外錄

書畫舫云朱性甫藏米老臨黃庭經一卷後歸石田翁相傳黃庭為晉人書非右軍之筆當時寫以換鵝者乃道德五千文也不知李白何據以為黃

庭耶

米南宮跋殷令名帖

全文見陸東之帖內

米元章臨顏魯公爭坐位帖

全文見魯公集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  
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刻二本予家咸  
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為二此帖至僕射  
指下平分為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蘇公見安  
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搨數十本書遂大進予得坡  
公搨本于東平王繼學無毫髮失真旁有眉陽蘇  
氏及趙郡蘇軾印米襄陽少年嘗臨之邵伯溫亦  
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

見乞米帖于子昂子昂以重貲得之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為米老所臨無疑至治二年秋楠記

予歸真後蘇本付瓘米本付瑾以免安氏兄弟之誚清容老人識

米海嶽自序于古名家書學之幾徧故其臨摹之際往往逼真此顏魯公坐位帖元袁文清公定為海岳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



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  
之其氣象真有回路二子之別故此書則如既見  
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  
時復一發于詞氣間也長洲吳寬識

外錄

書畫舫云馬主事抑之藏米臨顏魯公爭坐位帖  
全本上有賈似道印元時入袁文清公家袁公前  
後凡再跋云

米南宮書宗室崇公孝恭墓誌銘卷

宋宗室持節隨州諸軍事隨州刺史充隨州管内觀察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再贈司空謚孝恭墓誌銘

翰林學士朝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實錄脩撰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臣鄭居中撰

承議郎權知淮陽軍管句學事兼管内勸農事飛騎

尉賜緋魚袋借紫臣米芾書并題蓋

公諱世恬字靜之太祖皇帝之元孫曾祖燕懿王德昭  
祖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父宣州觀察使宣城侯  
從謹嫡母高平郡夫人薛氏庶母永嘉郡太君李氏公  
以慶厯三年六月生七年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皇祐二年明堂恩改右監門率府率稍遷右千牛衛將  
軍英祖神考哲廟嗣登天極累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康  
州防禦使又改遷貴州防禦使上踐阼遷隨州管内觀

察使崇寧元年五月十一日以疾終于睦親第享年六十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仍賜以勳纁贈玉又勅以一品鹵簿殯於城北佛舍遣太常博士吳矜輶祭于國門謚孝恭繼以子令寤郊恩贈司空公恭儉孝慈出於天資始宣城侯薨纔七歲哀泣摧毀若成人及長事高平夫人昏定晨省未嘗少懈夫人尤愛之高平歿殯于佛寺公伯仲願廬墓以終其喪宗正拘文不許公乃命子姪訴于庭神宗為之歎息褒美詔從之宗室

廬墓自公始也既冠銳意經史研精理致日夜與伯仲  
講習求古人學問手錄訓釋溢于几席宮教王愷善否  
臧人物一見公灑然異之乃以公進士業上焉將台試  
公謂所厚善曰學以為己豈忍與吾家人角一日之長  
而徼倖爵祿哉終不就舉既失怙恃事兄嫂如父母宗  
子間指以為法永嘉棄養哀號擗踊水漿不入口者累  
日出殯普照寺廬次纔數楹公苦塊其間足不踰閭人  
以為難伯仲俱亡公長其族屬內外幾百口雍睦上下

閨閫肅然雖見孫姪必具衣冠拊循訓飭動合禮則其有喪葬婚姻力不給者必捐資厚遣於人了無德色歲時祭享列子孫拜跪庭下至有跛倚者公曾不知倦永嘉葬卜地神岡距京城幾半驛四時薦獻必躬親之晚歲以疾筋力不强視世事一不留意獨嗜書史以教子孫欲人自表見於世故所延納皆當時知名士而一門之內舉進士者幾十人其子令駿嘗試藝中高等問學該博孝友純篤掌教官交薦於朝崇寧溫詔且以宗子

久失教養為念以其事付宰臣俾之講議於是宮邸大  
闢黌宇倣太學三舍法教養宗子令駿首率子姪執經  
就列月書季考以行藝升內舍者一歲凡三人令懋子  
泰舉進士中第子鉉赴試京東轉運司以魁薦復試南  
廟擢第一聯名奏籍者一子三孫集英唱第令駿以環  
衛入侍稱謝殿陞再三人頗榮之令洧自內殿承制詣  
登聞乞試遂中程易文階其他試吏亦各有聞皆公教  
督有素也每病少間則奉朝請無虛日雖霾風暴雨未

始或渝人為言公方病瘳未宜勤四體公曰宗子享厚祿且無吏責苟無病辭不能勉強趨朝縱於法寬假獨不愧于心乎間命諸子取前代史抗聲誦之傾耳而聽一字輒誤則詰證之已則戒之曰古人之言不妄可不審諦耶凡親舊踵門雖病應接略無倦容聞賓客語及經籍必命子孫錄之至如薦紳先生嘉言竝識往往識於屏幃間朝夕載閱諷誦不忘公之好賢樂善皆此類也世或賣婚取貲習久成俗公獨慎擇望族間得善士



其所奉養甚薄至於供祭祀接賓客恤孤獨則倒廩傾  
筭不吝所有惟恐不滿人意公雖嚴而恕雖寬而果儼  
然莊重人自畏愛娶邢氏封太寧郡君贈和義郡太君  
故太師曷之孫女也先公六年而亡男十八人長令幼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次令萃贈定州觀察使令綴贈左  
屯衛大將軍令曷右內率府副率皆亡令駿右監門衛  
大將軍康州刺史令寤內殿承制令輔內殿崇班令緄  
令注故右侍禁先亡令戣東頭供奉官令洧宣德郎令

諸西頭供奉官令懃宣義郎簽書安國軍節度判官廳  
公事令名右侍禁令勛右班殿直女十八人供備庫副  
使鄭僅朝奉郎知開州軍州事郭伯山左侍禁馬能夫  
東頭供奉官宋昂承務郎范良右班殿直張汝明三班  
奉職馬公彥通仕郎田有成右侍禁張汝能右班殿直  
閣門祇候鄭繹三班奉職焦天任皆公婿也一在室孫  
男二十人子鉉宣義郎子泰將仕郎密州司戶參軍子  
鑑亡子訪子巽子履竝殿直子穀子濶子及子笈子友

竝奉職餘未仕孫女二十二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劉絢  
次適右侍禁陳元發次三班奉職張由庚次三班奉職  
盛鏜次三班奉職王頻次承務郎升公南次將仕郎張  
章餘未行曾孫男三人曾孫女四人皆幼以大觀元年  
三月廿九日葬于河南府永安縣銘曰赫赫崇公藝祖  
之裔能嗜于學於焉養智恭儉孝慈好賢樂施教督孫  
子而業於藝比比登科以儒顯世人有一善亦足名家  
公兼有之德則無瑕銘以示後實而非誇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苑撰述嘗觀歐陽公王華陽李淇水王臨川所撰殆得玉牒之五六而其蕃衍盛大一一皆然今觀崇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盡製作之美噫京城括索盡籍以行獨太祖諸孫號為疏遠渡江勃興皆得奉朝請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卧不盡贊述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元長同傳訖蔽其名可為歎息泰定四年四月庚辰史官袁桷書

米南宮喜懸筆書故小楷往往敬側然筆力道健  
意度蕭散宜為一代書法之冠也泰定四年秋分  
日鄧文原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  
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  
而已夫以公胄裔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  
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  
傳而不廢故其官閥世緒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

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泰定四年十一月八日

金華黃潛識

寶晉書法出蘭亭觀其轉摺方圓則可見矣此宗國誌銘要以相馬法求之東陽柳貫書

古之銘其先世功德撰文書丹必求諸大手筆者蓋因其文與書之傳而吾先世之功德與之俱傳也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當世代草易之餘而為人所寶愛者未南宮之書也崇國公遂同不朽矣

後世乃不求必傳之文與書止慕其人官爵之崇  
以為可榮其先世豈知古人之意哉至正二十六  
年四月辛未豫章揭傒書

鄭華原宋書不滿其人文集亦無傳此篇則因宋  
老之書而傳焉考之袁清容跋此去今纔百年當  
時行世有宋文人四大家今王禹玉集存祕府李  
清臣僅見數篇荆舒文止太學有版惟廬陵文忠  
公六一先生天上人間有刻兩本意文章者豈必

工而後傳歟抑必因其人之賢而後可以久傳也  
蓋嘗與欽謨論及之題于卷末吳郡葉盛

米南宮此卷元袁清容而下五人有跋皆不著所  
藏主名今則在廣省參政劉公家公博學好古宜  
此卷之歸之也吳寬題

海嶽翁閱書帖

行草  
書

帝皇恐皇恐帝既稍出門忒意無外却尚恐異日因見  
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罪左右故有露布仰浼



台聽芾平生喜書畫老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授以首飾使購之常曰吾姓汝夢雙角人手攜一軸物自空下故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于飯几亦升車手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加書淨几上復用紙覆自紙間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洗之上紙爛即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儉者則又加團洗潔白而後止親用乳香作糊于百幅紙中心取剪四邊多近手有垢者而加背馬背訖即覆以紙

加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紬安訖亦洗加跋紙取跋紙加背紙工畢入一奩中非明窓淨几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玖紫墨錦綺粲然溢目印以米姓祕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余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清玩之印文以待暴不可告以情之客祕玩者實慇客以手指點衣袖印摘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樞密唐功志東欲觀而以情告見

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芾以紙縑鋪訖濯手  
親取書于奩中鋪展以示客客拱而憑几坐從容細閱  
芾趨走于前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據案甚尊芾  
執事趨走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求不以手或衣振拂之  
耳老母訓之不能改朋友誨之不能悛子弟諫之不能  
從惟蘇遐舉曰君異日當以此忤要官芾念要官可忤  
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輸之御府必在不已品公  
亦能屈意而一觀乎或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

雖同子弟雜觀可也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蒙鄙固陋之人則亦非敢曲煩台視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芻皇恐載拜大夫丈節下

外錄

東坡志林云吾嘗疑米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偽相半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張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嘗見公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手元章笑遂出二王長史懷素輩

十許帖子然後知平時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米老三吳詩帖

行書  
紙本

黻謹以鄙詩送提舉通直使江西襄陽米黻上

三吳有丈夫氣欲吞海水開口論世事借箸對天子瑞  
節高如松一歲幾繁使秋水浮湘月罇酒屢覲止言別  
不可攀寥虛看雲駛

米海嶽多景樓詩帖

行書紙本  
小字自注

秋暑憩多景樓

縱目天容曠披襟海共開山光隨眎到雲影度江來世  
界漸雙足惟未入閩生涯付一杯橫風多景夢應似穆王臺

米南宮眼目帖

草書  
紙本

十一月廿五日芾頓首啓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  
目但怵以相知難却耳區區思仰不盡言同官行奉數  
字草草芾頓首伯老台坐

米海嶽陳攬帖

行書  
紙本

昨日陳攬戢戢之勝鹿得鹿宜俟之已約束後生同人

莫不用煩他人也軫之只女平生十官如到部未緣面  
見欲罄伸區區也帝頓首再拜

米漫仕太簡帖

行書小  
紙本

蘇太簡參政家物多著邵公之後四代相印或用翰林  
學士院印帶記

米禮部砂步詩帖

行草書  
紙本

砂步

砂步漫皆合松門若掩桴悠悠搖艇子真似剡溪圖

又

已有扁舟興曾看過剡圖翻思名手盡誰復費工夫

老米真脉帖

行書  
紙本

真脉一斤少將微意欲置此果實去又一兵陸行難將  
都門有幹示下脉是胡西輔所送帝皇恐頓首 虞老  
可喜必相從歡

米元章諸體詩卷

行書織成烏絲闌絹本高八寸長  
八尺有御府鈐印李西厓印項子

京吳廷  
等印



增城嗜書又好米南宮書余在長安得蜀素摹本  
嘗與增城言米書無第二但恨真蹟不可得耳凡  
二十餘年竟為增城有亦是聚於所好今方置棊  
几日夕臨池米公且有衛夫人之泣余亦不勝其  
妬也董其昌題

書宋箋  
引首

擬古

青松勁挺姿凌霄  
恥屈盤種種出枝葉  
牽連上松端  
秋光起絳煙  
旖旎雲錦殷  
不羞不自立  
舒光射丸丸  
栢見

吐子效鶴疑縮頸還青松本無華安得保歲寒

龜鶴年壽齊羽介所託殊種種是靈物相得忘形軀鶴  
有冲霄心龜厭曳尾居以竹兩附闕相將上雲衢報汝  
慎勿語一語墮泥塗

吳江垂虹亭作

斷雲一片洞庭帆玉破鱸魚金破柑好作新詩寄桑亭  
垂虹秋色滿東南

泛泛五湖霜氣清漫漫不辨水天形何須織女支機石

且戲嫦娥稱客星

時為湖州之行

入境寄集賢林舍人

揚帆載月遠相過  
佳氣蔥蔥聽誦歌  
路不拾遺知政肅  
野多滯穗是時和  
天分秋暑資吟興  
晴獻溪山入醉哦  
便捉蟾蜍共研墨  
綵牋書盡翦江波

重九會郡樓

山清氣爽九秋天  
黃菊紅茱滿泛船  
千里結言寧有後  
羣賢畢至猥居前  
杜郎閒客今焉是  
謝守風流古所傳

獨把秋英緣底事老來情味向詩偏

和林公峴山之作

皎皎中天月團團徑千里震澤乃一水所占已過二娉  
羅即峴山謬云形大地惟東吳偏山水古佳麗中有  
皎皎人瓊衣玉為餌位雖列仙長學與千年對幽探久  
獨處迢迢願招類金飈帶秋威歛逐雲櫺至朝濟輿馭  
飈暮返光浮袂雲盲有風駟蟾餐有刀利亭亭太陰宮  
無乃瞻星氣興深夷險一理洞軒裳偽紛紛夸俗勞坦

坦忘懷易浩浩我將行蠢蠢須公起

送王渙之彥舟

集英春殿鳴稍歇神武天臨光下徹鴻臚初唱第一聲  
白面王郎年十八神武樂育天下造不使敲枰使傳道  
衣錦東南第一州棘壁湖山兩清照襄陽野老漁竿客  
不愛紛華愛泉石相逢不約約無逆興握古書同岸幘  
淫朋嬖黨初相慕濯髮洒心求易慮翩翩遼鶴雲中侶  
土苴虺鵠那一顧邇來器業何深至湛湛具區無底汜

可憐一點終不易枉駕殷勤尋漫仕漫仕平生四方走  
多與英才竝肩肘少有俳辭能罵鬼老學鴟夷漫存口  
一官聊具三徑資取捨殊途莫迴首 元祐戊辰九月

廿三日溪堂米黻記行

書

慶厯甲申歲東川造蜀素一卷藏余家者二十年  
今既裝褫將屬諸善書題其首熙寧元年戊申三  
月丙子吳郡邵希子中

熙寧八年四月十四日與東海徐道淵成都閭邱

公顯同赴子中邵氏東園之招觀此數遍晉陵胡  
完夫題

米元章此卷如獅子捉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  
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鴻堂帖甲辰五月新都吳  
太學攜真蹟至西湖遂以諸名蹟易之時徐茂吳  
方詣吳觀書畫知予得此卷歎曰已探驪龍珠餘  
皆長物矣吳太學書畫船為之減色然復自寬曰  
米家書得所歸太學名廷尚有右軍官奴帖真本

董其昌題

萬曆乙卯長至日海昌陳璣觀

曾孫陳燾珍玩

襄陽公在當代愛積晉唐法書種種必自臨搨務求逼真時以真蹟溷出眩惑人目或被人指撻相與發笑然亦自試其藝之精抑試人之知如此所以名書於宋與蔡蘇黃為四大家後之人惡敢議其劣亦不容諛其優矣汪君宗道持其所書雜詩



織行綾卷索題佛頭上豈可作罪過但以蘇長公  
論其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神字今於此卷見  
之因掇以塞其請云正德改元八月下浣後學沈  
周

南宮帖子見數本每見未嘗無所得此藏汪宗道  
家尤為精粹余作有意學來安得常對面也臨別  
漫志於尾唐宋書苑大家不過數輩宗道皆能致  
之歐陽公謂物長聚於所好信哉祝允明書

嘉靖丁巳十月長洲文徵明觀

蜀素一卷乃慶歷四年甲申東川所造東園邵子  
中藏於家廿餘年至熙寧元年戊申裝褙成卷先  
記其尾虛其首以將屬諸善書者慶歷至熙寧二  
十餘年矣至熙寧八年乙卯胡完夫徐道淵問邱  
公顯觀於子中家展轉數遍亦題其尾尚其素也  
至元祐三年戊辰始為米溪堂書熙寧至元祐又  
幾二十餘年矣子中完夫諸公愛其素如此不知

諸公及見溪堂之詞翰否乎余自嘉靖三十二年  
癸丑得見於長安友人家傾囊以購之余素愛米  
書見者不下廿卷此卷五百五十六字詩體具備  
墨妙入神真祕玩也且自慶歷至今五百二十餘  
年矣完好如故又為沈石田祝枝山文衡山三先  
生所賞鑒尤為可寶余每以此卷自隨一日過吳  
中謁文衡山先生獨不攜此適有覆舟之厄先生  
曰米書在否曰否先生曰豈無神物呵護至此耶

嘉靖四十年辛酉閏五月研山居士顧從義北上

舟次南陽閘展卷謹志

小楷書

右米書蓋以老法用禿筆者道古可愛甲辰閏九月九日王衡題於春水船

崇禎七年歲在癸酉子月申甫計偕入都門再觀於東華門邸中一似米老重觀研山第無玉蟾蜍淚滴之恨董其昌識時年七十九歲

外錄

蘇米遺事云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石林避暑錄云米南宮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

至盡乃已元祐末米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劉後村集云米元章有帖云老弟山林集多於眉陽集然不襲古人一句子瞻南還與之說茫然嘆

久之以嘆渠偷也戲跋二首 大令云亡筆不傳  
世無行草已千年偶然遺下鵝羣帖生出楊風與  
米顛 二集一傳一不傳可能寶晉勝坡仙蘇郎  
不醉常如醉米老真顛却辯顛世傳米老有辯顛  
帖

趙孟堅云黃魯直書道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  
書溫潤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敬斜  
跛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敬斜之弊流而為元章

父子矣

趙孟頫云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  
名世者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  
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  
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何如對曰臣書刷字  
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于  
匱蘊川媚則幾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薛道祖見  
之



書畫舫云張謙藏米南宮帖十二冊各以類次如  
手東家書詩文分四類上有閱古珍玩大印乃韓  
侂冑之故物也

又云南宮之書資學兼到故能楷法追唐行草入  
晉一時名賢如李蔡蘇黃皆莫能及乃至誚顏柳  
貶旭素則過矣近日項穆德純纂書法雅言放斥  
蘇米極意詆訾之當是口業報邪卒不能掩其美  
也

又云海嶽翁跋張旭書公孫大娘舞劍帖黃素書  
小楷精絕惜舞劍帖不存止存米跋耳

米友仁

米元暉動止持福帖

草書  
紙本

友仁皇恐頓首再拜宗丞學士至性坐右即日伏惟節  
抑順變序之遷動止持福不勝馳情之深自承廬國封  
塋次既未經百日義不敢遣人上問忽承來過張羅之  
卷復奉手況具審即日遠在郊外友仁例不講人事無

由詣見伏紙第深思跂而已謹奉手啓上復不宣友仁  
皇恐頓首再拜宗丞學士至性坐右

僕幼時於江湖朋舊中閱元暉之帖多矣噫煙橫  
瓜丘苔浸魯壁此何如時意世間無復有存者一  
日過郭君續古堂下持本見示披翫之餘洞心駭  
目追數宿遊殆疑夢事益信希世之寶不乏也因  
黥卷復之曰善弈者不求經善琴者不求譜每觀  
君筆底龍蛇飛動紈素間雖顏筋柳骨未有能出

左右者寧假是耶抑留以遺後人耶敬歸鍾王之府僕暇日願學焉至元丙申仲春上澣三日可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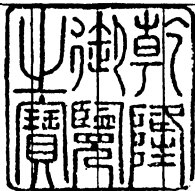
柯謙光拜手敬書

行草書  
紙本

外錄

書史會要云米友仁字元暉小字虎兒芾之子官至兵部侍郎博學嗜古善書黃庭堅嘗戲之詩云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心畫之妙得於家傳不可盡述識者謂宋之有元章元暉猶晉

之有義之獻之或謂作斜弩之筆一字皆成橫敬  
之勢欲自成家而用心太過耳



書畫彙考卷十一